

## 井下的老師

浮生路迢遙，事情是從哪裏開始的？

今日溯流而上，有如歷史濃縮在一個狹窄的甬道裏，一個急速後退的鏡頭，無數古怪凌亂的畫面閃過，一直退一直退，退到一個定格，那是二九六六年夏天，那一天我站在母校人民中學門口。半下午時分，遠天烏雲積壓著，有閃電隱約遊走，天氣悶熱難當。

我的右手邊是母校人民中學的大操場；往左邊去，坡上是醫院，母親因腸胃炎住在那裏，坡下是母校的教師宿舍。

我每天到醫院看望母親，眼下也可以到校園走一走，或者到教師宿舍去找老師敘敘舊。多年後我才明白，那片刻之間的猶豫，決定了我的一生。

操場上有人朝門口這邊跑過來，我攔住一個同學，他喘著說：「鄭經天老師跳井了，工作組在撈人。」鄭經天老師教過我歷史，我心頭一緊，跟著他們往宿舍跑去。

教師宿舍有兩幢，都建在山坡上，一條石階過道從兩幢宿舍中間穿過。高處是平房，低處是兩層樓，低處樓前有一大片空地，空地上四根木柱吊著繩子曬衣物，一棵梧桐樹在牆邊，梧桐樹不遠處，就是那口水井。

一條繩子橫在石階底端路口，把我們攔住，四五個人在水井邊忙碌，遠處一隻狗哀哀地吼著。等了好一會，鄭老師給抬出來了。一個裝水果的木箱，用木條草草釘成，箱子小，鄭老師的上半身沉在箱底，兩隻腳懸在箱子外。一隻腳上的鞋子掉了，蒼白的腳板奇異地單薄，另一隻腳上的皮鞋，前掌破了一個洞，鞋跟磨得斜了一邊。

眾人都屏住呼吸，目送搶屍的人經過。我心口狂跳，呼吸有點不順暢，那是我有生之年頭一次看見屍體。鄭老師的臉看不見，他的臉歪向一個幾乎不可能的角度，想是他往水果箱裏丟的時候，沒有人小心扶著他的脖子。我狠狼朝那幾個抬箱的人看了幾眼，覺得這些人與我有仇。

抬箱的人往石階上走去，木箱上滴下的水，歪歪扭扭在紅磚地上留下兩行水跡，看上去像血。人人都呆著，沒有人說話，咫尺之間，生頭死擦肩而過，令人猝不及防。

半晌，人群正待散去，石階上踉踉蹌蹌跑下一個婦人，神色倉皇，頭髮散亂，跑到人群前面，喘吁吁問：「救上來了沒有？人呢？啊？」

「剛剛抬出去了。」有人回答。

「怎麼樣？啊？」她驚惶地瞪大雙眼。

「人應該是沒有了。」旁邊有人說。

那女人兩眼一翻，腿一軟，就往一旁倒下去。

身後有個男人蹲下身子，將她扶坐起來，抬起頭對我說：「快！去找一杯水來。」原來一直站在我身後的是教語文的曾沛然老師。

等我把水端來，女人已經悠悠醒轉了，曾老師還用拇指掐著她的人中穴，他接過水杯，小心湊近那女人嘴邊，低聲吩咐：「慢慢來，喝一兩口。」

擾攘一番，有同學扶著鄭老師妻子走了，曾老師悄悄拉了我一把，我就跟著他到宿舍去。

曾老師宿舍在單邊樓的樓上，門口搭著一個小灶間，門邊褪色的春聯寫的是：「四海翻騰雲水怒，五洲震盪風雷激」。

房間被一個兩層高的衣櫃隔開，前面一張小床，後面一張大床，床上的被子都沒有疊起來。靠窗的桌子上，報紙雜誌文具茶杯茶壺互相侵奪空間，四下裏是一片兵荒馬亂的景象。

曾老師倒了一杯水給我，問道：「放假回來？什麼時候到的？」

「是請假回來的，母親病了。北京那邊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，如果不是擔心母親，我也捨不得離開那裏。」

說起鄭老師，曾老師也不住搖頭。其實他沒有大字報，同學都喜歡他，工作組關了他一個月，誰知道一回來就想不開了。

「北京那邊，工作組都撤了，我們都在批判工作組了。」

曾老師瞪大雙眼。

我簡單說了一下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寫了一張大字報，炮轟校黨委，毛主席知道了，說它是「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」，《人民日報》先後發表了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》和《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》等社論和評論員文章，這樣文化大革命的火就點起來了。

曾老師點點頭：「這些情況報上都看到了。」

運動初期劉少奇往大學裏派工作組，他老婆王光美又把社教那個「桃園經驗」帶進清華大學，把一些學生老師關起來了。我們學校有個叫蒯大富的，跟工作組鬥爭，關了好久，後來毛主席親自過問，周總理到清華大學調查，現在全部翻轉過來了。

「原來是這樣啊，唉，我們這裏，工作組還是太上皇。」

「他們的日子長不了了。」

曾老師歎一聲，說這年頭都不知道怎麼做人了。用心教書，說你白專道路，關心同學，說你腐蝕革命後代。教生物的鍾老師，監考時沒事做，拿一張廢紙寫字解悶，正面字堆裏有「毛澤東、朱德」，背面橫七豎八的字裏又藏著「還我河山」，學生單單挑出這幾個字串起來，變成「毛澤東朱德還我河山」，就說他要復辟，抓起來鬥。

「照這樣鬥下去，學校裏就沒幾個好人了。」曾老師轉過臉望向窗外，滿臉憂色。

「這次運動，中央的精神是整三種人」—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，二是反動學術權威，三是牛鬼蛇神。」我說。

曾老師苦笑：「那還不夠嗎？誰都可以歸到牛鬼蛇神那一類裏去。」

「盧校長呢？他怎麼樣？」

「運動初就調去南水縣做工作組長。聽說相鄰幾個縣的幹部互調，我們這裏派人去整他們，他們那邊派人來整我們，大家都不認識，才下得了手。」

「學生呢？北京中學生都起來造反了。」

「前段時間都在鬥老師，最近反倒疲了。高三年段的還在準備高考——照你看，劉少奇這一次會不會下台？」

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新名單，劉少奇已經從排名第二位掉到第七位。這一次派工作組主要是他領導，他老婆王光美到學校整學生，毛主席生氣了，形勢在起變化……」

外面突然人聲嘈雜，我們起身到走廊上，見有幾個人正往水井裏倒什麼，曾老師高聲問：

「喂，你們倒什麼啊？那井水還要吃的！」

有人答道：「倒石灰啊，死了人在裏面，要消毒，水不乾淨啊！」

曾老師悄聲說：「他們這些人，誰比鄭老師乾淨！」

分手時曾老師說：「跟你談一下，心頭寬了很多。你要是不走就好了，你在北京見識廣，我們可以多聊聊。」

我也有點感慨，和他握握手，說：「再看看吧，千萬頂住。」

走到路口，心裏沉沉的，遠天醞釀著一場暴雨，空氣鬱悶難當。醫院門口原先有兩棵大榕樹，大煉鋼鐵時被鋸掉，劈成柴火拿去小高爐煉鐵，現在那裏光禿禿的，只有一堆盤繞糾纏的樹根醜陋地堆在斜坡上，倒像兩隻其大無匹的八爪魚。

夕陽西沉，整個安平鎮灰撲撲像一件巨大的斗篷，披在這個南方海濱的山崗上。醫院和人民中學在小鎮高處，往南去是高高低低的民房，一條三里小街，街尾是著名的五里橋。如此一個沒有什麼色彩的古老小鎮，幾百年都沒什麼變化，生老病死自然運轉，一代又一代傳承老舊的生活規則。可是如今，那些尋常巷陌之間像埋伏著青臉獠牙的幽靈，一些來歷不明的火星在昏暗的角落裏迸發疾走。我心頭有一點鬱悶，一種捉摸不定的心緒無端起落，與在北京時那種慷慨激昂截然不同。我望一眼遠天被一大片烏雲撕成碎片的血紅落日，滿腹心事往醫院走去。